

李立明著

現代中國作家評傳

第四集

波文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ESSAYS ON
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
VOL. IV
BY LIP-MING LEE

現代中國作家評傳 第四集（全四集）

公元一九八二年二月初版

著 作 者：李 立 明
出 版 者：波 文 書 局

PO WEN BOOK CO.

香港灣仔道234號地下

P.O. Box 23066, Wanchai P.O.D.
Hong Kong

發 行 人：黃 孟 甫
印 刷 者：興 亞 印 刷 公 司

香港灣仔謝斐道466號地下

工場電話：H-760103

承 排 者：建成植字製版公司
電話：六一八八四七



明 立 李

自序

我是廣東省台山縣人。

我的家庭環境十分窮苦，負債纍纍。所以，到了我已適合入學的年齡，我還是沒有進入學校去讀書；這因為家裏籌措不出每年十元、八塊的學費。直至到我八歲的那一年，我自動請求母親讓我上學校；這樣，母親才在隣居借到了八塊錢繳交學費，給我進小學一年級去求學。

也許我自小已畧懂世故，知道家境困難，所以我頗為檢束身心，品行端正。或者我自幼已薄曉人情，明白生計不易，所以我甚為勤奮向學，成績良好。而我自小學五年級起，即已開始看閱「西遊記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三國志通俗演義」、「七俠五義」、「忠烈小五義傳」、「綠野仙踪」等章回小說。這可能引起了我日後對於研究文史的興趣。

小學畢業後，父親寄錢回家來，還清了所欠他人的債項，家境日漸好轉；我便順利的考進公益埠「青山初級中學校」去讀書。課餘之暇，我看了不少冰心、巴

金、茅盾、張資平等人的作品；這些文學作品，帶領我進入欣賞新文學的天地。初中畢業後，我考進一年制的「新會縣立第二中學校附設簡易師範科」，那一年，母親不幸去世了；畢業後，我回到本鄉的小學校任教員半年。抗戰勝利後，我寄信請求父親讓我繼續升學。在未得到他的准許之前，我已跑到廣州市去考進「四邑華僑中學校」高中一年級。後來，我知道父親不同意我繼續升學，所以在經濟上他不支持我，這自然使我遭遇到極大的困難。爲了維持我的學業，我向朋友告貸，我典當衣物；生活的艱苦，心志的愁鬱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的。可是，我並不因此而氣餒，這反而激發我努力向上的意志。別的環境好的同學，星期日或假期，往往三五成羣的往看電影、上茶樓；我則獨個兒逛書店、上圖書館去看書以自娛。其時，我也會不自量力，嘗試投稿，希望得些稿費。我大着胆兒，把一篇約千字的散文投寄廣州市「西南日報」的副刊上去。當然，該文稿得不到發表，已是我意料中的事情了。後來，父親雖然有些錢寄來給我，但我不得不向環境低頭，服從他的命令，在讀完了高中二年級的那一年，懷着絕望、痛苦的心情收拾書包，別離學校，回到故鄉去了！

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，我由故鄉來到了香港，目的是申請前往美國去謀生

。故於一九五二年一月我進九龍亞皆老街「納氏英文夜校」去讀點英文。那時，我住在九龍旺角砵蘭街；我祇是晚上往夜校去讀三小時的英文，日中即無所事事。這樣，在空閒的時候，我則拖着孤獨的影子，踽踽於書肆，或徘徊留連於旺角乃路臣街的舊書攤畔，購買一些新舊書籍、雜誌回寓所去看閱，以消磨那漫長的歲月。日子久了，有時，我也提起筆來，學習創作。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，我以筆名「白藍」所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「六塊錢」發表於香港「真報·真趣」後，這使我的心情十分興奮，也使我的精神得到很大的鼓勵！

然而，時光無情，年華不居，我等待了好幾年仍未能往美國去，眼見希望日漸渺茫；於是，我在朋友們的勸告及援助之下，鼓起最大的勇氣復學。這一次的復學，我經過了反覆周詳的計劃，也作好了充分的準備。一九五四年九月我考進了九龍界限街「東方中學」中六年級（即高中三年級）。在這一年中，我又以「李海眉」筆名投寄作品往香港「南洋日報」、「教育周報」、及「中國學生周報」去發表。一九五五年六月，我參加香港中文中學會考，並於同年九月考進香港「新亞書院」文史系。

我的四年大學生活，真是滿途荊棘，風雨侵凌！我所遭遇到的艱難，我所嘗受

到的痛苦，超過了當年在「四邑華僑中學校」求學之時。不過，其中有些不同的，就是我從前年紀較輕，不懂得怎樣去解決困難；如今我年歲稍長，知道如何去克復艱辛。我利用課餘時間寫些散文、小說、新詩、論文投寄本港各報紙、雜誌去發表，賺些稿費，以補助生活之所需。在四年中我發表了約三十萬字，這些文章，就是我後來結集出版的散文集「寄天國裏的母親」、「心泉流迹」、及短篇小說集「女皇」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，我大學畢業了。我的心靈交織着興奮和歡樂的意緒，戴上了我極為艱苦得來的方帽子。可是，我自知時運不濟，命途多舛，所以我不敢想像我畢業後的情形；不過，我也絕對想不到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我竟然找不到一個棲身之所！我又為失業而陷入了深深的憂愁和痛苦之中了！

一九六〇年我進九龍石硤尾徙置區天台的「信義小學校」去教書。我初時月薪只有八十元，後來才加至二百二十元。我在那兒渡過了四年多的時光。至一九六四年十月，我才離開該校，前往美國去謀生。

一九六七年六月我由美國回到了香港後，我進「香港中文大學」去重讀學位。由於其時我自己經濟上已有些基礎，所以我不用工作，不必憂慮，全神貫注向學。

這可以說是我有生以來真正過着十分寫意的學校生活。我除了努力學校的功課之外，我再從事寫作。不過，其時我寫作的感受與過去的完全不同了。過去，我寫作是爲了生活，爲了寫錢，內心經常就是編書不發表我的作品，那種味道是無窮苦澀，不盡淒涼的！其時，我寫作是爲了興趣，爲了進步，內心絕對不介意編輯發表我的作品與否，那種味道是沛然喜悅，浩漫歡快的！

一九六九年七月，我獲得了「香港中文大學·新亞書院」文學士。我偶然整理我十多年來所收藏的現代中國作家資料；我忽然想到我實在可以利用這些資料來寫些現代中國作家傳記的。於是，同年七月三十日我第一篇現代中國作家評傳「熱濱小傳」便在香港「香港時報·文與藝」發表了。同年九月我進九龍「大同中學」去教書。一九七〇年九月我轉到香港「張祝珊英文中學」任中文、歷史教員，以迄於今日。

我一面教書，一面寫作，一面研究現代中國新文學史。一九七七年十月，我蒙「波文書局」出版拙著「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」。一九七八年七月，我又蒙「波文書局」出版拙著「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資料索引」。

如今，「波文書局」黃孟甫先生建議我把過去十年來發表於本港「華僑日報」、

「星島日報」、「星島晚報」、「香港時報」、「明報」、「工商日報」、「中國學生周報」、「青年樂園」週報、「大任」週刊、「萬人雜誌」週刊、「知識分子」半月刊、「文壇」月刊、「時代批評」月刊、「新天地」月刊、「東西風」月刊、「南北極」月刊、「當代文藝」月刊、「中華月報」的現代中國作家評傳結集出版。這當然是他的一番好意，使我十分感謝。但是，自思過去所寫的作家評傳十分粗糙；雖然，我已盡了自己之所能去搜羅史料，用心編寫，力求論點客觀，批評公正。不過，衆所週知，中國現代作家的原始史料十分缺乏，是以有些不免於以訛傳訛，則拙著中的錯誤，必定在所多有。所以，我不大願意草率結集出版。然而，假如我不結集出版專書，則我又可能永遠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有甚麼缺點、錯誤在那些地方。所以，經過一番考慮後，我惟有大胆出版拙作，我才有機會得到當代碩學通儒的指教，及時糾正自己不對的地方。

因此，我才欣然接納黃孟甫先生的建議，把我十年來所寫的現代中國作家評傳一一整理，分集出版。

歲次己未（一九七九年）正月初一日李立明序於香港九龍旺角德昌樓

現代中國作家評傳 第四集目錄

夏丏尊	一
王統照	一三
胡風	二三
楊 驤	四三
黃白薇	五五
胡愈之	七一
李大釗	八五
汪靜之	一〇七
顧頡剛	一一三
郁達夫	一二五
王獨清	一三九
梁實秋	一四九

現代中國作家評傳

二

章上釗	一五七
陳源	一七七
凌叔華	一八三
老舍	一九一
後記	二一三

夏丕尊

一 書香門第

夏鑄字丕尊，號勉廬，筆名默之，浙江省上虞縣白馬湖人，清光緒十一年（公元一八八五年）五月十四日出生，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九時四十五分以肺病逝世於上海，享年六十二歲。

「我上代是經商的，父親却是個秀才。在十歲以前，祖父的事業未倒，家境很不壞，兄弟五人之中，據說我在八字上可以讀書，於是祖父與父親都期望我將來中學人點翰林，光大門楣，不預備叫我去學生意。在我家坐館的先生也另眼相看，我所讀的功課是和我的兄弟們不同的。他們讀畢「四書」，就讀些「幼學瓊林」和尺牘書類，而我却非讀「左傳」、「詩經」、「禮記」等等不可。他們不必做八股文，而我却非做八股文不可。因為我是預備將來做讀書人的。」①

一九〇〇年（十六歲）他考取了秀才。同年五月「庚子拳變」後，清廷宣言變

法，廢科舉，辦學校。

一九〇一年他順應着潮流，與他的朋友同到上海，由他在上海做事的大哥送他進「中西書院」（即「東吳大學」的前身）去求學，該校監院（即校長）是美國人潘慎文，教習（即教師）有史拜言、謝鴻賓等人。他的同學，有很多是後來知名之士，如名律師丁榕，經濟學大家馬寅初元善（浙江省嵊縣人）等。

「中西書院」每半年要繳學費四十八元，而他的家境不佳，財政困難，所以他只讀了一個學期，就無法繼續學業。他停學後便返回故鄉去，但仍繼續不斷地自己苦修英文、數學、中文各科。

一九〇二年（十八歲）他得朋友的勸告，到「紹興府學堂」（即「浙江省立第五中學」的前身）去繼續學業；因為這個學堂的學費、宿費均免收，每月只繳膳費二元上下，而且月考成績若優，還有數毫錢乃至一元的「膏火」（即獎金）；這樣，在經濟上他就沒有問題了。可是，他在這個學校也只讀了半年就停學了，因為他要回故鄉去代他父親在私塾教書。他便一壁教學，一壁仍努力自修中英文。

一九〇三年他家裏遍訪親友借貸，集了五百元給他往日本去留學。他先進東京「宏文學院」二年畢業的普通科；尚未畢業，即又考進「東京高等工業學校」；他

讀了差不多一年，因領不到官費，而他家裏又爲他負債不少，結果他不得不中途輟學，在一九〇五年回國。

由以上的敘述，可見夏丐尊是一個既未中學畢業，也沒有什麼學士、碩士、博士的銜頭的人；而他以後在學術上、語文上、翻譯上的成就，全靠他一點堅忍不拔的志向、勤勞力學的精神所至的。

他自回國後，即任教於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」學校，浙江上虞「春暉中學」、「湖南省立第一師範」學校，又曾當過短期的上海「暨南大學」文學院教授及中國文學系主任。

一九二五年（四十一歲）他與匡互生（湖南省邵陽縣人）、陳望道（浙江省義烏縣人）、劉薰宇、劉叔琴（浙江省鄞縣人，日本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」畢業、豐子愷（浙江省嘉興縣人）、周爲羣、周予同（浙江省瑞安縣人）、沈端光（浙江省杭州人）、方光燾（浙江省衢縣人）等人創辦「立達學園」於上海江灣。

一九二六年一月「開明書店」創刊「一般」月刊，他任編輯。

一九二七年（四十三歲）秋，上海東區東有恒路的「開明書店」編譯所的主任趙景深因翻譯俄國「柴霍甫短篇傑作集」共八冊（一九三〇年由「開明書店」

出版）而辭去該職，於是夏丏尊便接任他的職位。

一九四三年（五十九歲）他任上海「南屏女子中學」教師，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他與潘公望（「中華書局」營業部主任）、章錫琛（「開明書店」總經理）、方潔、姚季琅、趙景深的妻子李希同等三十九人一齊被日本憲兵司令部捕去，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全體釋放回來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夏丏尊不幸去世！「開明書店」及「文協」等組織一個治喪會辦理他的喪事，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將他的遺體送至「上海殯儀館」，定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開弔，半月後依照他的遺囑火葬。一代文人、學者、宗師就這樣永遠離開了塵世，能不使人傷心、懷念嗎！

二 鬼王合監

夏丏尊擔任中學教師前後約有二十年。

在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」教書時他有語文科「四大金剛」之一的雅號，其餘三大金剛是劉大白（浙江省紹興縣人）、陳望道、李次九，除了李次九之外，其他三位都與新文學有密切的關係。

夏丐尊在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」教書時，還擔任過舍監的職位。

「我的最初擔任舍監是自告奮勇的，其時是民國元年，那時學校習慣把人員截然劃分為教員與職員二種，教書的是教員，管事務的是職員，教員只管自己教書，管理學生被認為職員的責任。……舍監一職，待遇甚低，其地位力量易為學生所輕視，狡黠的學生竟膽敢和舍監先生開玩笑，有時用粉筆在他的馬褂上偷偷地畫烏龜，或乘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結子上。至被學生趕跑，是不足為奇的……我是抱了不顧一切的決心去的，什麼都不計較，凡事皆用坦率強硬的態度去對付，決不遷就。……人叢中有人喊『打！』了，我就大膽地回答：『我不怕打，你來打吧。』學生無故請假外出，我必定不答應，寧願與之爭論至一二小時才止。每晨起床鈴一搖，我就到齋舍裏去視察，如有睡着未起者，一一叫起。夜間在規定的自修時間內，如有人喧擾，就去干涉制止，息燈以後見有私點洋燭者，立刻趕進去把洋燭沒收。我不記學生的過，有事不告訴校長，只是自己用一張嘴和一副精神去直接應付。……當時我的綽號，據我所知道的，先後有『閻羅』、『鬼王』、『懋大』、『木瓜』幾個。……我的做舍監，原是預備去挨打與拚命的。結果却並未遇到什麼。一連做了七、八年。……」②

由此，可見他是一位負責、忍耐、勇敢、正直的偉大教育家。

三 「立達學園」

「立達學園」是夏丏尊及一班熱心教育人士所創辦的。這是一所有理想的學校，從它的名稱「學園」而不稱「學校」已經看出它的特別了。他們師生住同樣的宿舍，同桌吃同樣的飯菜，這是其它的學校所沒有的。

教師之中，夏丏尊是擔任國文及文藝思潮的，劉薰宇是擔任數學及國文的；其他教師如朱光潛、白采、方光蕪、趙景深、朱自清、陳望道、馬宗融、豐子愷、匡互生（一八九一年——一九三三年）、周予同、沈端先、劉叔琴、周爲羣等人，都是一時有名的學者、文人、作家。

由於沒有經濟基礎，所以許多教員都是義務的，這樣，他們不得不兼任其他學校的課程。不但如此，在學校經濟發生困難時，匡互生賣掉他的田地、豐子愷賣掉他的房屋來支持這間學校，這點偉大的精神，實在令人十分敬佩的。

四 編輯雜誌

夏丏尊曾經主編過「一般」月刊。這是一個非純文藝的刊物，但又頗偏於文學